

翁同龢 著
朱育禮 校點
朱汝稷

翁同龢詩集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翁同龢 著

朱育禮

校點

朱汝稷

翁同龢詩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翁同龢詩集/(清)翁同龢著;朱育禮,朱汝稷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2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5366-2

I. 翁... II. ①翁... ②朱... ③朱...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
中國—清代 IV. 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99386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翁同龢詩集

翁同龢 著

朱育禮 朱汝稷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華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惠頓實業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0.125 插頁 7 字數 424,000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7-5325-5366-2

I·2117 定價: 5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翁同龢像

瓶廬詩稿卷六

常熟 翁同龢 叔平

癸巳

題所藏漢史晨碑

此碑為許伯緘文故物，光緒癸巳正月，借得舊拓，摹補首四行，漫記一詩。

剪雨樓荒子姓無，許丈所居名剪雨樓每懷遺事一長吁。桃花紙薄雙鉤苦，二十年來老眼枯。

題精拓褚雁塔聖教序記為徐筱雲少宰

韓勅分書細入絲，褚公書勢遠相師。誰將飛鳥依人語，

《瓶廬詩稿》卷六書影

趙聖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託
於推陋以戲侮來者此抑下惠之
不恭東方曼倩之玩世滑稽之
確乎蜀人謂之狂雲名曰風雲耳

庚辰四月望

翁同龢同錄

翁同龢手迹

序 言

錢 仲 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俚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

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字聲甫，號叔平，又號韻齋、瓶生、瓶笙、井眉生等，晚號松禪、瓶廬，江蘇常熟人。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生於北京石駙馬街羅圈衙衛寓所，四歲隨祖母回到家鄉，六歲入塾讀書，十二歲學詩，十四歲始作八股文，十六歲中秀才，二十歲陪侍父母入京，娶蕭山湯松爲妻。由於他歷年的歲試、院試、科試都名列前茅，被選爲拔貢。次年，朝考列一等第一，引見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到刑部江西司任職。二十三歲中舉，二十七歲參加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丙辰科會試，中式第六十三名貢士，覆試一等第二，殿試一甲第一名，例授翰林院修撰，當時已目爲儲相。後歷官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累官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等。翁同龢曾先後在弘德殿、毓慶宮行走，爲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又曾被奉派爲七次鄉、會試正、副考官，門生故吏遍於天下，一生立朝凡四十餘年，是晚清政壇名重一時的朝廷重臣。

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亦是一代名臣。翁心存，字二銘，號邃庵，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恩科進士，歷仕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受特達之知遇，由翰林致位宰輔。晚年入值弘德殿，爲同治帝師。卒贈太子太保，謚號文端。翁心存居官「守正不阿，凡所規劃，務崇大體」，「尤以人材爲首務」，曾屢阻權臣肅順欲解鴉片之禁^(一)，而且學識淵博，「道光一代，祁、翁兩文端秉國政，俱以實學爲天下倡」^(二)，在官場與士林中享有清譽。長子翁同書，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進士，由翰林出任貴州學政，累遷安徽巡撫，卒謚文勤。次子音保早殤。三子翁同爵，癈生出身，官至陝西、湖北巡撫，署理湖廣總督。翁同書次子翁曾源，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恩科狀元。三子翁曾桂，癈生出身，歷官江西布政使、護理巡撫，浙江布政使、護理巡撫。翁曾源長子翁斌孫，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進士，翰林，宣統年間任直隸提法使。父子帝師，宰相，兄弟督撫，叔姪狀元，四代翰林，當時翁氏門第之鼎盛，與科舉之奕世綿長，爲漢族文臣之冠，在清代二百六十七年歷史中，唯桐城張英、張廷玉家族，常熟蔣廷錫、蔣溥家族，諸城劉統勳、劉墉家族差可比肩，相埒並論。

翁同龢所處的時代，正值清王朝魚爛政局難於收拾的衰亡之際。西方列強仗着炮利船堅，一次次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鴉片戰爭時，英艦侵入長江，常熟福山港守軍潰散，全城震恐。當時，翁同龢祇有十二歲，即跟隨父母背井離鄉，四方逃難。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他正供職翰林

院，未能扈從咸豐帝出奔熱河，祇得奉侍父母避兵至房山。和廣大民衆一樣，翁同龢一再身受戰亂之苦，這便激發了他奮發圖強、抵禦外侮的愛國主義精神。後來他作爲朝廷重臣，一再在詩中抒寫出「老去詩篇多感舊，醉中心事苦籌邊」，「將才與邊略，孰副廟堂求」的心聲，就是這種精神的反映。

中法戰爭時，他任軍機大臣，主張「戰備宜速，講局亦未可中斷，應持者力持，應斡旋者斡旋」^(三)。他支持劉永福的黑旗軍抗法，紙橋大捷後，撥銀十萬兩犒賞。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六月十三日，翁同龢與李鴻藻奉派與軍機大臣詳議日本侵略朝鮮事（當時他尚未真除軍機大臣），十五日，他在日記中記道：「上至書房，臣人奏昨日事，大致添兵，仍准講解。上曰：『撤兵可講，不撤不講。』又曰：『皇太后諭：不准有示弱語。』」^(四)即使皇上、皇太后態度如此強硬，但翁同龢與李鴻藻經深思熟慮、審時度勢後聯名覆奏：

應請諭令李鴻章即飭派出各軍迅速前進，……厚集兵力，預備戰事。如倭人果有悔禍之心，情願就商，但使無礙大局，仍可予以轉圜，此亦不戰而屈人之術也。蓋國家不得已用兵，必須謀出萬全。^(五)

作爲一個對國家、民族負有強烈責任感的中樞決策官員，他是絕不會輕率地把戰爭大事視同兒戲的。但日本侵略、侵華蓄謀已久，戰爭是日本強加於中國的，是不可避免的。誠如清廷在對日宣戰詔書中所指斥的那樣：「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渝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

姑容。」(六)此詔書乃軍

以，翁同龢的主戰意見

甲午戰敗，中國割

「下哀痛之詔，作捨舊之

同龢奏對云：「宜從內

從甲午戰後到戊戌

位上大力推行了許多新

郵政工會。成立鐵路總

創辦中國第一家商業銀

贊同開設經濟特科，從

訓練新建陸軍，等等。

翁同龢仕宦四、五

避免要引發新舊、滿漢

主宜慎、宜穩。

在甲午戰爭之初，

丁憂回籍，服闋後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閏三月來京。翁同龢與張謇作了幾次長談，看了他對新政變法的各種說帖，連稱「的是霸才」、「畢竟奇才」。翁同龢目擊時艱，深知欲挽救積弱積貧的大清帝國行將覆亡的厄運，除吸取西法實行變法維新外，別無救時良方。他擬發了戊戌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定國是詔》，請張謇起草《大學堂辦法》。可見，翁同龢在戊戌變法之初的得力助手是張謇，與康有為毫無關係。但是他們的變法是從實業、教育入手，至於參酌西法更改制度，則需待時機成熟、形勢有利時再予妥議。他們反對以激烈的手段推行變法，是變法運動中的穩健派。可即便如此，還是遭到了滿洲親貴、守舊派及慈禧太后的忌恨。他們惟恐光緒帝在師傅的輔佐下變法成功，會挑戰慈禧太后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動搖其實際上君臨天下的統治地位，就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選在翁同龢過七十壽辰時把他「開缺回籍」。過了半年，又以「濫保匪人」的莫須有罪名，將他革職，並「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翁同龢在家鄉過了六年憂讒畏譏的幽居生活，臨終前集《四書》句為自挽聯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而後，吾知免夫！」一代名臣，遂抱恨終生，賁志以歿。

本着「知人論世」之古訓，為使讀者更全面瞭解翁之為人，在簡介翁氏生平的同時，茲特再略述翁康（有為）相互關係之真相如下。

翁同龢之離孫、國學大師錢仲聯曾說：「人謂公薦舉南海，有『才勝臣十倍』之語，實不盡然。戊戌政變前，金門姑丈在京師，公即誠以不可近南海，謂其『心術不正』。此事姑丈親為余言之，外間傳聞，不

免捕風捉影。今公日記俱在，可覆按也。」^(九)筆者之一昔曾備員翁同龢紀念館，其間曾屢謁錢老，亦嘗親聆此言。金門乃俞鍾鑾之字，其人爲翁同龢之外甥。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江南鄉試中舉，次年三月入京會試，他住在舅父處，遂得親聆此誠。落榜後，即回歸鄉里。當時康有爲聲名顯赫，翁同龢即已謂其「心術不正」，可證他戊戌八月前對康有爲有貶語之日記並非後來改寫。二十多年後，俞金門又將此誠親口告訴內姪錢仲聯。凡此等等，應皆屬親歷、親見、親聞之第一手資料，無疑是可信的。筆者以前讀康、梁所撰戊戌變法史料中有關翁康關係之記載，也曾被這些文字牽着鼻子走，後對照翁氏日記及相關史料，反覆考辨，始徹悟前者之非。梁啓超曾坦言：「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變法史》，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爲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者悉爲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蹟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也。」^(一〇)然而康、梁對翁康關係之記載，不僅是「真蹟放大」問題，更有捏造事實、蓄意傾陷之嫌。如《康南海自編年譜》曰：「其（翁同龢）意然苟不能爲張柬之之事，新政必無從辦矣。」張柬之曾以武力逼迫武則天歸政於唐中宗，也就是說，康、梁等策劃圍頤和園劫殺慈禧太后，非其自謀而是翁同龢主使，這可是滅族之罪！康有爲居心叵測如此，難怪翁同龢對其有「心術不正」之評判。

二

翁同龢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其主要著作《翁文恭公日記》（另有《軍機處日記》兩冊），記

錄了他四十六年官場生涯中所經歷的一切重要的軍國大事、對外交涉、宮廷見聞、官場酬答，以及師友間的交往、讀書心得、文物鑒藏、思想演變等，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是治中國近代史的必讀之書。此外，他還擬有大量的誥敕與諭旨，堪稱「燕許大手筆」。從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四年間，他的玄孫、美籍華人翁萬戈先生影印有《翁同龢文獻叢編》，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叢編》按內容分爲六集：一《新政·變法》，二《考試·國子監》（上、下兩冊），三《內政·宮廷》（上、下兩冊），四《中法越南之爭》，五《甲午戰爭》，六《外交·借款》，是翁同龢參與晚清政局和重大國事的第一手檔案資料，被史學界譽爲價值連城的歷史文獻。

與此同時，翁同龢還是晚清詩壇一位有相當高的藝術成就的著名詩人，有《瓶廬詩稿》八卷行世。關於這一點，所惜至今仍往往爲世人所忽略。據載，他的丙辰同年趙佑宸曾誦讀翁詩，至「風排新籜影，燕覓舊巢痕」，詫曰：「君亦能詩耶？」翁同龢笑答：「君知某定不能詩耶？」（二）他雖經常與高心夔、莫友芝等著名詩人在陶然亭賦詩唱和，却從不以擅詩自詡。所以，長期以來，翁同龢的卓著詩名每每被他政治、文章及書法（翁曾有「晚清第一書家」之名）上的顯赫聲名所掩抑。

明清以來，常熟詩壇名家輩出，更有大家出焉。這裏凡士之能解文字者，即好吟詠。海虞詩風之盛，一時綿延不絕，甲於江左，歷三百年而未衰。

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舉人，官海州學正，著有《潛虛詩文稿》。父親翁

心存亦工詩，取法中、晚唐，有《知止齋集》十六卷行世。「是皆宰相而無慚爲專家詩人，並足以領袖風雅」者^{〔一〕}。長兄翁同書、大姊翁壽珠也都能詩。二姊翁端恩詩詞並擅，刊有《簪花閣集》。受地域文化影響與家學薰陶，翁同龢從小就喜愛讀詩。他十二歲學詩，每多佳句，屢爲老師與父兄稱賞。如次年元宵節應命作《奪崑崙關》詩，就有「第一回圓月，奇功第一人」之句。但他的詩與其父之宗唐不同，以學宋入手。蓋詩言志，人之稟性各異，志趣、好尚不同，此詩人之所以爲詩人者也。但他對乃父的學術思想，却是亦步亦趨的。

翁心存「於詞賦實非所深好，獨好經史實學、儒先說理之書及古名臣論奏」^{〔二〕}，主講常熟游文書院、蘇州紫陽書院時，除日課外，勉勵學生修習樸學^{〔三〕}，教育學生：「漢儒之學如治田得米，宋儒之學如炊米爲飯，無偏重也。」^{〔四〕}翁同書雖在軍中，但長期以來，「孜孜學問，寒暑不輟，篤守兩漢經師家法，造次皆有依據」^{〔五〕}，翁同龢曾多次向長兄請教讀書方法。十三歲時，父親授予他陽明學派傳人劉宗周所著《人譜》，翁同龢「日夕讀之，慄慄恐失墜」^{〔六〕}。「平生不廢姚江學」，從此他與宋明理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翁同龢自幼多聞庭訓，並受長兄影響，亦治漢學。他讀漢學家阮元的《學經堂集》，「不覺燭之燼也」^{〔七〕}。他遵從漢學家兼宋詩派名家祁寯藻的教導，多讀唐以前書，學貫漢宋，以經史考據之學來充實空疏的理學。他在戊戌變法初手擬《定國是詔》中提出：「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糾空疏迂謬之弊。」這就是他學術思想致用於政治的例證。翁同龢詩句